

# 欧元区内在矛盾与东扩前景

王 志 远

## 一 引 言

当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其中债务危机最为严重的希腊,为了得到欧盟的援助,正在采取财政紧缩措施,不仅引起国内民众的极大不满,甚至在理论上存在退出欧元区的可能。主权债务危机说明最优货币区理论并非完美,加入欧元区并非只有收益,没有成本,这也更容易理解为什么英国、瑞典和丹麦这三个欧盟国家一直推迟加入欧元区的日程。与此同时,欧盟在 2004 年和 2007 年两轮东扩后吸收的新成员国却积极调整经济指标,以适应《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趋同标准,尽快成为欧元区国家。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没有减缓这一趋势,反而加快了部分新成员国前进的步伐,爱沙尼亚逆势加入欧元区就是最好的例证。欧元区似乎已经出现“围城”一般的困局,在里面的正在遭受债务危机侵扰,而在外面的则努力地想加入,同时还有徘徊在外围具备条件但不愿加入的国家。为了从更深层次认识这种极为特殊的经济现象,有必要从更深层面上认识最优货币区理论,重新回顾欧元区的发展历程以及欧元区国家让渡货币主权的利与弊,以便更清楚地分析欧元区未来的发展趋势。

## 二 欧元区的内在矛盾

1999 年,欧元区正式成立,最优货币区理论在解释区域经济内部使用共同货币的可能

性与必要性方面获得空前的成功。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作为这一理论的创始人获得 199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 1961 年提出,区域内劳动力自由流动条件下,使用共同货币可以有效降低成本,促进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发展,可以说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开山之作<sup>①</sup>。他以浮动汇率制度中的非对称性冲击为例,假设存在 A、B 两国,如果发生非对称性冲击,即 A 国的出口增多,而 B 国出口减少,则 A 国汇率上升能够缓解出口增多所引发的通货膨胀问题,B 国汇率贬值能够解决由于出口减少而产生的失业问题,这是浮动汇率制度调节功能的最大优势。但是如果 A、B 两国使用同一种货币,那么当非对称性冲击发生时,汇率政策无法同时满足两国的需要,非对称性的需求转移只能通过生产要素的转移来实现,即如果 A 国出口增多、B 国出口减少,那么生产要素应当由 B 国向 A 国转移。在全球化时代,考虑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基本已经实现全球自由流动,那么在最优货币区理论中所需要的必要条件显然是劳动力自由流动。因此,蒙代尔认为,劳动力自由流动是组建最优货币区的前提条件,而欧盟国家已经基本具备这一条件,可以组建使用同一货币的联盟,蒙代尔因此也被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和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

① Robert A. Mundell, 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ies Are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 Vol. 51: pp. 657 - 665.

为“欧元之父”。

显然,早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主要关注对外贸易、劳动力流动以及跨国投资中货币兑换成本的节约,其中的“最优”主要指区域内的国家使用同一货币所获得的收益。曾经有非常著名的货币兑换例子,由于货币兑换成本的存在,即使在原欧盟15国中将货币轮番兑换一遍,最初的货币也将损失一半左右,在贸易和投资中的货币兑换成本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这一时期的理论主要关注如何建立最优货币区,诸多学者开始对形成最优货币区所需要的条件进行论证和检验,也对加入欧元区的前提条件做出规定和约束。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趋同标准:通货膨胀率不得高于欧元区3个最低国家平均值加1.5%;政府预算赤字不得超过当年GDP的3%;政府累计债务总额不得超过GDP的60%;长期利率水平不得超过欧元区3个通货膨胀率最低的国家平均利率加2%;必须加入欧洲汇率机制II(EMR-II),并且两年内汇率波动不得超出中心汇率 $\pm 15\%$ 的范围;申请国中央银行必须保证独立性,而且与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目标保持一致。

欧元区成立后,原欧盟15国中已经有12个国家成为欧元区国家。但迄今为止,英国、瑞典和丹麦始终没有加入欧元区,考虑到这三个国家基本上都具备加入欧元区的条件,因此,它们主观上的不愿意加入显然意味着欧元区并非理论上设计的那么完美。这也说明,加入欧元区除了能获得巨大的收益外,还须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和损失。回顾欧元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从欧洲货币体系开始,在20年的演进过程中发生过区域性的货币危机,从而给成员国经济带来严重的冲击,正是由于这些负面因素的存在,才使得一些欧洲国家对最优货币区存在置疑和排斥。在这方面,英国的情况最为典型,也最具代表性,英国是最初的欧共体国家之一,首都伦敦是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但英国却若即若离地徘徊在欧元区之外。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

美元与黄金之间不再保持联系,西欧的发达国家开始考虑建立新的中心货币,代替美元在国际结算中的功能和作用,于是在1979年成立以德国马克为中心的欧洲货币体系,这也是欧元区最早的雏形。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的国家对内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对外则实行联合浮动。当时,德国在欧洲经济中举足轻重,马克是外汇市场上最主要的交易货币,马克自然成为欧洲的中心货币,如果参加欧洲货币体系国家的货币兑马克汇率波动范围超过2.5%,该国中央银行就必须干预汇率,以保证欧洲货币体系的内部稳定。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并没有加入欧洲货币体系,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对欧洲货币体系持怀疑态度。她认为,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等于让渡货币主权,会使英国经济发展过度受制于外部环境。在这之后,每当欧洲货币体系出现危机,都不由得让英国人想起撒切尔夫人当年的远见卓识。但英国内阁中相当一部分人坚决反对这种“怀疑欧洲”的见解和主张,撒切尔夫人所在的保守党也因此出现内部分歧,她本人也因此饱受压力。1990年11月,撒切尔夫人辞去首相职务。这一年,英国加入欧洲货币体系,英镑与马克之间的汇率开始保持一致。

1990年是东德与西德合并的一年。当年7月,东德与西德签订经济、货币和社会联盟条约;10月3日正式合并后,德国的经济政策随之出现转变。东德与西德之间的发展差距促使很多东德人向西德迁移,这种早在东西德统一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移民问题,在两德合并后表现得更加突出,德国政府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尽快振兴东德经济,促进东西部发展平衡。为了支持东德经济社会转型,德国开始出现大规模的财政赤字,货币政策也呈现宽松特征。此后,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德国央行不得不将利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德国的货币政策使英国处于两难的境地:如果与德国一同维持高利率,将给本来就不景气的英国经济带来更加不利的影响;如果单方面实施低利率,国际资本必然会从英国流向利率更高的德国,

这又会给英镑兑马克汇率带来贬值的压力。为了维持欧洲货币体系内部的固定汇率,英国只能被迫选择维持高利率,但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外汇市场上的英镑事实上处于严重的高估状态。

1991 年,英镑高估这一问题被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者发现,并开始在外汇市场上做空英镑。他们一边在现货市场上抛售英镑、买进马克,冲击英镑与马克之间的固定汇率;一边在远期外汇市场上买入英镑合约,如果英镑大幅度贬值,则可以获得高额的投机回报。1997 年,索罗斯用几乎同样的方法制造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只不过对象国变为泰国而已。1992 年,英镑大幅度贬值,英国爆发货币危机,与其一同遭受危机冲击的还有意大利。这场危机后,英国的执政者和民众都开始对欧洲货币体系持怀疑态度,认为体系内国家很难保持共同的利益目标。此后,在英国内阁成员中,保守党坚决反对英国加入欧元区,他们更赞成通过加强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实现联合,而并非组成超一体化的货币联盟,工党则对加入欧元区持积极态度。虽然各政党内部也对是否加入欧元区持有一些不同见解,但“亲欧”和“疑欧”两大阵营之间已经形成对立态势。“亲欧”阵营认为,加入欧元区有利于英国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能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也有利于英国开展对外投资。“疑欧”阵营的观点与当年撒切尔夫人的见解基本一致:当英国加入欧元区的时候,也是英镑退出历史舞台之际,不仅会威胁英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完全让渡货币主权更会使英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失去灵活性和自主性。这场争论的结果是以维护货币主权为依据的“疑欧”阵营占据上风,英国最终没有加入欧元区。当前的主权债务危机验证了英国保守党的明智之处,英国既不需要在救助危机中做出被迫的选择,也不需要为了适应整个欧洲经济形势而被动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在后危机时代,英国虽然也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但政府能够将注意力充分集中在促进国内就业、缓解财政困难等

方面,这更强化了英国人“怀疑欧元”的态度和观念。

1997 年,在欧元区即将成立的时候,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再次将英国是否加入欧元区提上议事日程。在财政部部长布朗的主张下,英国开始对加入欧洲统一货币进行详细的评估和论证,这就是布朗提出的著名的五项测试。其中包括英国与欧元区经济结构是否具有-致性、欧元区是否具有应对经济变化的灵活性、英国海外投资是否会受影响、英国金融业发展情况以及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等五个方面。1999 年,英国已经具备加入欧元区的可能性,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和公共债务占 GDP 比重等指标已经基本达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要求,但布朗以这些测试没有通过为由拒绝加入欧元区。2003 年,这一测试同样没有通过,英国继续推迟加入欧元区的进程。根据布朗的报告,五项测试未通过的最主要因素就是经济周期和经济结构的一致性不符合英国要求,虽然英国的通货膨胀程度、债务和财政赤字等都与欧洲其他国家基本近似,但英国的经济结构与欧洲其他国家截然不同,英国的经济结构更接近美国,而并非欧洲<sup>①</sup>。此外,英镑是世界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货币、英国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以及英国人一直存在较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等因素,也是英国人不愿意加入欧元区的原因。虽然大多数欧盟国家对英国加入欧元区持乐观态度,认为在各方努力和斡旋下,英国加入欧元区仅仅是时间上的问题,但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英国再次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对欧元仍持谨慎和怀疑态度,欧债危机的爆发无疑促使英国离欧元区越来越远。

英国主观上不愿意加入欧元区,说明加入欧元区并非只有收益,没有成本,表明欧元区存在着内在矛盾,这也对早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了挑战。当一个国家让渡货币主权后,

<sup>①</sup> 应惟伟、任康钮:《英国与欧元区——基于数据的分析》,《国际金融研究》2006 年第 5 期。

很难保证本国经济政策与欧元区保持同步。此外,当欧元区遭受外部冲击时,如果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基本趋同,那么非对称性冲击发生的可能性很小,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就容易协调。但布朗进行的测试恰恰表明,由于经济结构的非一致性,英国加入欧元区出现非对称性冲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也表明在欧元区内部有可能发生非对称性冲击。

### 三 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

欧元区成立后,其首要目标也开始从如何建立欧元区逐渐转向怎样维护欧元区内各成员国的共同利益。蒙代尔早期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主要集中在形成的可能性方面,此后,他本人也意识到评估最优货币区内国家的收益非常必要。理论界关于成员国的利益问题开始进行新的探索,最优货币区理论也出现全新的进展。通过对最优货币区中各国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极大地拓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展,与蒙代尔最初开创的理论相比,这种分析方法已经具有非常明显的差别,因此也被学界称为第二代最优货币区理论。当前,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收益—成本模型,收益主要表现在货币流动性提高、有利于资源在区域内进行配置、节约交易成本、减少投资资本流动以及促进一体化程度提升等方面;成本则表现为区域内国家之间贫富差距加大、失去汇率调节机制以及放弃货币自主权等方面<sup>①</sup>。在最优货币区中,收益是区域一体化程度的增函数,成本则为一体化程度的减函数。这意味着,一些国家如果在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的水平上加入最优货币区,那么其获得的收益就有可能小于成本,只有努力提高一体化程度才能提高收益、降低成本,收益曲线与成本曲线相交的点,就成为是否应当加入最优货币区的临界点。并非所有欧盟成员国都已经越过收益大于成本的临界点。对于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来说,加入欧元区的收益会大于成本;而对于与欧盟经济整合较差的国家来说,其收

益有可能小于成本。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满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趋同标准,加入欧元区也并非理智的选择。

希腊是欧元区国家中极为特殊的一员。1999年欧元区成立之初,德国、法国等11个国家成为欧元区国家,希腊由于国内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等指标没有达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要求,只能推迟加入欧元区的时间。为此,希腊不得不突击性地调整各项经济指标,包括积极削减财政支出、控制通货膨胀、稳定汇率等。2000年,在欧元流通一年之后,希腊才如愿以偿成为欧元区第12个成员国。此后,希腊获得大规模的欧盟廉价贷款,加入欧元区的优势很快被希腊发挥出来,经济实现连续增长。但繁荣的背后,是经济过度依赖外部贷款和投资,财政赤字迅速提高,对外贸易逆差的局面也没有得到改观。显然,加入欧元区的收益已经在希腊得以体现,但是最优货币区理论中的成本也逐渐显现,由于失去汇率的调节功能,希腊无法改变对外贸易逆差状态。如果要改变这种状态,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其前提条件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但这一命题只能在中长期成立。在现实中,由于文化、语言、法律和工作经验等方面的差异,劳动力的灵活调整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希腊对外贸易逆差所造成的失业问题,很难在短期内通过向其他欧元区国家转移劳动力来解决。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让渡货币主权,希腊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只剩下财政政策来支撑,构成希腊经济增长最大的隐患。这些问题成为希腊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内在基础。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欧元区带来严重的影响,是欧元区成立以来遭受的最为严重的外部冲击,也是对欧元区能否应对非对称性冲击的检验。而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充分说明欧元区在应对非对称性冲击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缺陷。一项早期的实证研究结论

<sup>①</sup> 陈雨露、边卫红:《货币同盟理论:最优货币区衡量标准的进展》,《国际金融研究》2004年第2期。

表明,在原欧盟国家中,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奥地利和丹麦七个国家的 GDP 和真实汇率的波动高度趋同,因此发生非对称性冲击的可能性较小,而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爱尔兰、瑞典和芬兰这些国家发生非对称性冲击的可能性较大<sup>①</sup>。这一观点今天看来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结论中提到的国家中,英国和瑞典没有加入欧元区(布朗测试中非常担心的也正是这一问题),而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爱尔兰等容易发生非对称性冲击的国家,如今都成为债务危机爆发的重灾区,其中希腊的问题最为严重。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挽救经济形势,希腊的财政支出越来越大,主权债务规模也不断积累。2010 年是希腊加入欧元区的第 10 年,按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标准,申请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债务总额不得超过 GDP 的 60%,但此时希腊债务占 GDP 的比重却已经高达 115%,这说明希腊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在这 10 年中几乎是以年均 5% 以上的速度增长,《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于欧元区国家的软约束力可见一斑。2010 年,当标准普尔、穆迪等国际评级机构下调希腊国债投资级别后,金融市场上风声鹤唳,希腊政府依靠国债维系财政支出的模式瞬间瓦解,主权债务危机自此爆发。受此影响,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等欧元区国家的巨额主权债务也浮出水面,国债投资纷纷被下调评级,一场欧债危机开始在欧元区内部爆发。

在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启动对希腊的救助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为希腊提供中长期贷款,以确保希腊政府债务不发生违约,尽量把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面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但欧盟为希腊提供救助存在一个难题,那就是怎样才能确保欧元区内部公平的前提下,挽救希腊债务危机。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本在于寅吃卯粮的发展模式,但如果这些债务最终由欧元区其他国家承担,则意味着希腊的债务已经平摊到所有参加救助计划的国家。这种救助模式虽然有利于控制危机,但

如果为希腊开了先河,所产生的示范效应是负面的,很难保证其他国家管好财政支出。为此,欧元区国家在提供援助贷款的同时,也对希腊提出极为苛刻的财政紧缩条件,以确保这些救助性质的贷款能够顺利偿还。希腊政府如果不积极削减财政支出,就无法获得援助贷款。这种尴尬的境地显示出让渡货币主权的弊端,理论上解决财政赤字可以依靠三种方法:一是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利率水平,提高国债融资规模,拉动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税收收入;二是通过汇率的贬值扩大出口,以此带动财政收入的增加;三是单纯的紧缩财政,以控制赤字水平。当前的希腊已经无法通过前两种途径改善财政状况,只能削减财政支出,突出表现在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领域的公共支出改革,但每当宣布削减养老金等财政支出时,国内各种抗议、游行和罢工就屡禁不止,这无疑使希腊政府陷入两难的境地。

从当前的情况看,虽然希腊债务危机已经得到控制,但其所承担的债务需要在未来几年内逐步消化,这也必然会给希腊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挑战。尽管饱受债务危机困扰,但希腊不会因此选择退出欧元区,如果退出欧元区,那么主权债务非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全部转化成欧元标价的外债,希腊的经济形势会更加恶化,更大规模的失业和债务危机会接踵而至。此外,欧元区自成立以来,也从来没有设计过退出机制,如果有国家退出欧元区,无疑是对欧元最大的否定,也会对欧元世界第二大货币的地位产生极大的冲击,因此,欧盟也不希望希腊退出。但这场主权债务危机却暴露出欧元区的重大缺陷,那就是成员国能否在让渡货币主权的条件下遵守财政纪律。虽然欧元区为约束财政纪律制定了较为严格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趋同标准,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一标准的主要功能仍然是对申请加入的国家

<sup>①</sup> P. De Grauwe, W. Vanhaverbeke, Is Europe an Optimum Currency Area? Evidence from Regional, CEPR Discussion Paper, January 1991, p. 555.

进行评估,而对已经加入的国家基本没有形成真正的约束力,因而也无法行使真正的监督职能。

希腊加入欧元区后让渡货币主权,由于失去货币政策的调控功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财政扩张政策,巨大的财政支出造就了空前的债务规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单纯依靠财政拉动经济的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希腊让渡货币主权所带来的弊端暴露无遗。此外,国际金融危机给欧元区带来的影响也意味着,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经济结构不同,欧元区存在着遭受非对称性冲击的可能,欧元区也很难通过自身调整应对非对称性冲击,通过劳动力自由流动来调整成员国之间的失业问题虽然在理论上早已得到证明,但在现实中却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因此,对于一些国家而言,加入欧元区的成本要大于收益,这既是当前欧元区国家须要应对的困难,也是未来最优货币区所要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

#### 四 欧元区的东扩前景

尽管主权债务危机影响下的欧元区内忧外患,但对于欧盟新成员国来说,加入欧元区仍然是其追求的首要目标。2004年和2007年欧盟两轮东扩后,欧元区也随之开始了新一轮扩员,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和斯洛伐克先后加入欧元区,欧盟新成员国加入欧元区的内在动力可见一斑。新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具有一定的共性,都属于经济规模较小、但国内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这些国家更容易调整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和公共债务占GDP比重等经济指标,以达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各项要求。欧盟新成员国中最先加入欧元区的斯洛文尼亚人口仅有200万,GDP仅占欧盟25国经济总量的0.3%<sup>①</sup>。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两个地中海国家不仅国土面积位于欧盟新成员国的最后两位,人口总量也分别只有大约80万和40万。斯洛伐克虽然经济规模大于以上三个国家,但与波兰、匈牙利等国相比,也属于

经济规模偏小的欧盟新成员国。可见,按照当前欧元区设定的要求,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在加入欧元区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

自申请加入欧盟以来,欧盟新成员国就积极调整经济指标,努力实现加入欧元区的愿望。这些国家大多属于经济转型国家,在经济转型的进程中,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回归欧洲的愿望。加入欧元区意味着在更高层次上与“欧洲大家庭”实现制度融合,因此大多数新成员国都以此为发展目标,积极适应欧元区的各项要求。对于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等国家来说,由于经济规模相对较大,在削减财政赤字和控制通货膨胀等方面具有较大的难度,尽管在经济政治转型进程中一直被认为是“优等生”,但要达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趋同标准仍然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这些欧盟新成员国迟迟没有加入欧元区主要是由于客观条件限制,而并非像英国“怀疑欧元”那样,主观上就不愿加入。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虽然欧盟新成员国受到极大的冲击和影响,但这些国家在应对危机的措施中基本都保持着汇率的稳定,严格按照欧洲汇率机制Ⅱ不能超过中心汇率 $\pm 15\%$ 的要求,避免由于金融危机冲击推迟加入欧元区的进程。受危机影响较为严重的匈牙利,在货币福林面临极大的贬值压力时,仍然依靠外汇储备努力维护汇率稳定,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为加入欧元区作准备。波兰、捷克等中东欧国家都极力维护本国货币对欧元汇率的稳定,甚至不惜耗费大量的外汇储备,其短期目标是为了防范危机,长远目标无非就是尽快加入欧元区,这也体现出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的强烈愿望。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非但没有减弱新成员国加入欧元区的愿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欧元区东扩的步伐。2011年1月1日,爱沙尼亚逆势加入欧元区,

<sup>①</sup> 周茂荣、周念利:《论欧盟新成员加入欧元区进程:政策挑战与前景展望》,《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9期。

实现其预期目标,就是最好的例证。分析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可以发现,作为欧盟新成员国,由于外资撤离和外债增长对货币汇率产生了贬值的压力,而这种货币贬值预期又促使外资进一步撤离,防范货币危机几乎成为这些国家共同面临的任务。爱沙尼亚加入欧元区后,不必再担心货币贬值问题,欧元区的稳定功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欧盟新成员国积极加入欧元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经济转型进程中,这些国家基本都采取了吸引欧洲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回顾国际金融危机向中东欧地区传导的过程,美国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东欧国家造成直接的冲击,欧洲最先受到影响的是西欧国家。美国雷曼兄弟银行破产后,国际金融市场风声鹤唳,西欧国家的金融机构面临极大的系统性风险,金融机构纷纷开始收缩资金,使得原本在中东欧地区的外国投资回撤,这对于中东欧国家而言,无疑是非常重大的冲击,外资的撤离还使本国货币存在大幅度贬值的可能。如果能够加入欧元区,那么这些国家将融入更为安全的货币体系之中,在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时,外部资本也不会出现在中东欧地区过度收缩的现象,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的稳定性也能得到一定的保障。至于加入欧元区后会不会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并不是欧盟新成员国当前考虑的首要问题,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加入欧元区的收益明显大于成本。

显然,欧盟新成员国积极加入欧元区的理由与英国主观上不愿意加入欧元区的理由,二者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英国、瑞典和丹麦迟迟不加入欧元区,并不能促使欧盟新成员国产生排斥和怀疑欧元的倾向。而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虽然给欧元区国家提出新的挑战,但也不会成为阻止欧盟新成员国加入欧元区的理由,它们所面临的唯一问题,就是尽快达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各项标准,以尽快成为欧元区国家,在这方面,经济规模越小的国家,

越具有非常大的优势。

## 五 小 结

综上所述,本文以最优货币区的理论进展为基础,以英国排斥欧元、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以及爱沙尼亚加入欧元区等现实问题为例,分析了欧元区所存在的内在矛盾,着重阐明了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冲击,并探讨欧元区东扩的发展前景。

英国的例证说明,加入欧元区的国家让渡货币主权后,宏观经济政策中只剩下财政政策可供支配,这一弊端早已被英国的保守党派充分认识,无疑是欧元区一直存在的内在矛盾。而对于已经加入欧元区的国家来说,既存在收益,也存在成本,这既是希腊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也是英国、瑞典和丹麦一直不愿意加入的原因。希腊爆发主权债务危机,除了自身因素以外,也充分说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于欧元区国家的约束力实际上已经弱化,欧盟必须严格财政纪律,强化金融监管,才能有效防范主权债务危机蔓延。欧盟也必须认清当前欧元区的整体形势,如果以加入欧元区的标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衡量欧盟27国的经济状况,大多数国家都不符合要求,只有瑞典和爱沙尼亚能够达到标准。令人深省的是,其中一个徘徊在欧元区之外的国家,而另一个则是刚刚加入的“新生”。而对于欧盟新成员国而言,加入欧元区不仅意味着深度回归欧洲,而且能够防范货币危机,获得更加稳定的经济、金融环境,因此,它们对欧元区仍然趋之若鹜。

本文的研究结论是:欧元区具有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欧债危机是这种矛盾的具体表现,但希腊不会因此而退出欧元区;欧元区仍然具有东扩的趋势,成员国数量在未来也将会继续增加。

(责任编辑:农雪梅)